



混在长沙之蜗居马家冲

文 / 江 单

马家冲的冬天,一如长沙的城市性格,冷得刺骨。冷风吹过,就像钢铁毛刷从脸上刮过般,那种冷,深入到骨缝中。

马家冲是长沙城区的一个地名,也是一个老旧小区。长沙地名,多与山、水有关。如赤岗冲、狮子山、侯家塘,因此马家冲顾名思义,很久以前应是一个小山冲。

2004年的冬天,寒冷依然如故。刚从学校毕业的我,就在马家冲的寒冬里,蜗居在别人屋檐下,食不果腹。

大学毕业后,为了爱好,我放弃成为一名中医,无暇在一报社实习,只为实现自己的记者梦想。

房东是个五保户,且颇有点神智不清。房东在一楼的房子外面搭建了个棚屋用作我们的洗浴室,洗浴室连着其中一间房子。因此,我的蜗居就长期不见天日。

此前,我蹭住在附近一大学的学生宿舍,虽然有个同学在这个学校上学,但时日久了,委实不好意思再蹭下去。恰巧另一同学因搬家空出了马家冲的房子,还留有三个月的租金。虽然条件简陋,但对于当时连饭都偶尔吃不上的我而言,这个房子无疑已是天堂。

房东一家也过得极为艰辛,神智不清的女房东

带着个傻儿子,母子俩相依为命,如我一样,都在苟活着。

我入住蜗居不久,初中同学默三也随之而来。默三与我一样,也有着新闻梦的他在另一家报社实习。

也许是神智不清让房东失去了对物欲的过多渴求,在她眼中,每天能吃饱饭已然是一件最开心的事情。

因此,每当饭点,房东总会捧着不见多少油腥的海碗,在房子外面大叫吃饭了。

这发自肺腑对生活的感激之语,总是像电钻一样扎进我和默三的心里,蹂躏着我们饥肠辘辘的肚子。

那时的我和默三,连五保户女房东都不如。女房东好歹每天能按时按点吃饱饭,我们俩却每天只能共吃一餐。

每到中午,我和默三出去买一碗最便宜的米粉,臊子就是少量花生米。两人腆着脸求米粉店老板,哪怕多加几根米粉,我们都能开心好一阵。

回到蜗居,我和默三共食一碗粉,两人有如恶狼扑食,短短数分钟,米粉就被我们一抢而光。

意犹未尽的我们,则一起将剩下的汤汁分喝干净。如果还不顶饿,多灌几口自来水暂且哄着肚

子,再期待第二天中午的米粉。

蜗居白天也得开灯,没有采访任务的时候,我们就着昏黄的灯光,在用木板搭建的书桌上写稿。而每逢沐浴,则成了我们一件难事。棚屋没有热水器,我们只得一壶壶烧水,积少成多,如精卫填海般虔诚。

上洗手间则是另一难事,公共厕所距离蜗居有数百米。白天还好,深夜的时候,谁都不敢一个人去,只能结伴如厕。一人在公厕里面与臭味奋斗,一人在公厕外面呼吸着略带腥臭的寒冷空气。

那时的我们,也许是长期不见阳光的原因,每次走出蜗居,总觉得阳光格外的灿烂和美好。

我和默三喜欢仰起头,紧闭双眼,用脸颊感受着阳光的温暖。随即,又不得不面对现实,钻进暗无天日的蜗居。

那时的我们,似乎青春期的自尊愈发严重。我们从不向家中讨要生活费,全是自己想办法解决。实在不行,就一天两人共吃一餐地对付着。

也许因为年轻,那时的我们倒还生龙活虎的活着。我们一起探讨某个新闻的采访技巧,一起畅想未来女朋友的模样,似乎过得有滋有味。

对于我和默三两个老

烟民而言,抽烟这个问题更难解决。我们会用划拳的方式决定谁去购买几根散烟,多有几块钱的时候,我们会去买一种薄荷味的香烟,不为别的,只因这种烟仅需两元就可以买到一包。

买来烟之后,我俩生怕对方多抽一根,比着赛一般不停吸烟。很快,烟幕弥漫了整个蜗居,我们一边被熏得咳嗽一边相视而笑,昏黄的灯光下,全是我们两个青年暂时的满足感。

我和默三在马家冲蜗居了三个月,恰巧房租消耗殆尽之时即将过年,我俩费尽千辛万苦,才凑齐了回家的车费。

现在的我,从马家冲路过,总会习惯性去小区里面走走。

当年的蜗居,因为环境改造早已拆除,铺上了漂亮的地砖。神智不清的女房东可能已经搬走,饭点时也看不到她的身影,听不到她表达对生活的热爱那声呐喊。

当时的蜗居经历,已经成为我和默三人生中的一笔财富。

只有经过生活的苦难,我们才会长大。

只有经过那种食不果腹的狼狈,我们才有勇气面对任何困难。

如许相诺,谁念

文 / 温元祎

只如初见,顾惜邂逅情缘。那一瞥,是惊鸿素颜。半点轻砂,万种娇妍。卿若不负,浮华一世夜无眠。琵琶语,古道幽情,莫道黯然魂。青陌巷,与君辞别。

执笔无言,纵双目滞情,欲语曾经的美好。寥落的秋景,虫声止语,何时物换星移,又何时分离没有留下任何言语?

独步枫林,木落秋丹,载歌这份秋意。喧嚣侵染凡尘,秋枫飒舞飘尽轮回执念,静静地落向涅槃、重生归真。落叶的脉络是岁月沧桑记忆,华树的相诺是丹枫无悔飘离。深秋、林道、丹枫,兮萧的风吹起,倾诉一诺,谁念?

暮晚长亭,微风拂袖,枯藤、鸟啼极度渲染零落的悲情。往昔琼月,浅缺低垂,温语了什么,问候

了什么。她,随黎明的曙光消隐,几度时光又重现那轮阙台,该许下承诺,静候千里婵娟,搁浅一笺思念,守护。

雨滴落,浅似留殇。长相思,心凉,谁懂?花凋零,夜寒,独怅。若许诺,情往,谁念?繁华亦远方,登阁楼,扣弦吟唱,愿卿勿相忘。

几许诺言,几许祝愿,是道不出,还是欲语罢休?年少的梦,青涩的心,恨自己,又恐并非所愿,是正确的抉择,还是终生的遗憾?

负卿相诺,违君誓言。心碎琉璃盏,情化蝶舞蹁跹。唯美的诺言,渐渐地遗忘、淡忘,相忘了彼此的过往。

思,凌乱;念,浮散。秋夜,难眠。静卧月床,描写华章,如许相诺,情

殇夜未央。

记得毕业寄语抒情、文采纵横,却未曾相诺。守候,是最难熬的时刻。抛舍一切,或许才能使人安适。那回首相顾,那如许相诺,付了风尘,宿归沧桑。唯有檀香,信珠余温手掌,那股暖流,依存……

时间煮雨,岁月荏苒,相聚那年盛夏。倘若,许之诺。

梦里花开,静候君来,卿之愿。

执子之手,与子相守,君之诺。

少几缕痴泪化入清秋,多几妆粉黛饰以惊鸿。醉梦,梦幽帘,梦相诺。这梦,凝结,破灭,终付于空,终惊了梦。邺水朱华,赋洛神;在河之洲,吟蒹葭;清塘荷韵,云水流,争渡,渡回相守。

如许相诺,谁念?

执念,故国神游。曹植吟赋洛水、伊人莲步幽情,且沉醉了玉漱千篇,引词婉约。忘却这世间,时间不再流逝,心绪没有烦忧。只愿与你相守。一生守候,半世繁华落,记忆,如许相诺。

友谊,地久天长,这世间何染生命的真谛?

情深,碧水无痕,这凡尘何处惹尘埃喧嚣?

相望,道阻隔江,这天下何人魂归化故殇?

寒潭流影,落雨相思泪。倚栏窗,自心伤。旧城孤寂谁犹唱?帘卷西风黄花凉,清平古调,勿相忘。一曲离歌,是梦,是虚空。这歌,凄思婉转,情韵悠长,踏歌醉梦谁人伤?

余生,请善待父母

文 / 心 柔

在超市里闲转,眼前突然出现了桑葚罐头,吃过桔子罐头椰果罐头黄桃罐头……从来没有尝过桑葚罐头。伸手从货架上取下一瓶左右摇晃,看着瓶中那些红得发紫,紫得发黑的小东西,让我想起了些桑葚往事。

小时候,爷爷家养蚕,在屋后种着一排桑葚成熟的季节,那里便是我们孩子的乐园。我们没有人知道桑葚都只叫它桑树枣子简称桑枣,又或者桑果,直到念了初一学到鲁迅先生的《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》才知道有“桑葚”这个词。

那些桑树并不高大,我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样爬到小树上,用手摘下来直接就塞到了嘴里,从来没洗过。我们通常会在树林里待上半天不出来,一边吃一边追逐游戏,玩累了停下来歇歇继续吃,吃多了再继续追着打闹。

等到从小树林里出来时,脸上青一块紫一块,不知道的过路人便停下来问:“孩子们,你们是不是打架了,怎么都被打成了这样……”我们会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然后哈哈大笑,擦是擦不掉的,索性就留着“被打的痕迹”不舍得洗去,继续招摇过市。当然衣裳也会像脸上的斑渍一样被重新染了色,图案永远是不规则的,吃坏肚子也是常有的事。

还记得,奶奶家门前的路上也有一棵桑树,和屋后的那一排不一样,长得很高大,我们只能看着上面有青的有红的有紫的果子,却碰不到。

邻里大婶叫奶奶拿来毯子铺在地上,她用一根长长的杆子使劲地敲打,果子像下雨似的霹雳啪啦地全落在了毯子上,我们在旁边手舞足蹈,无比地兴奋,觉得好神奇。

爷爷早就不养蚕了,桑树林也早已不存在了,门前路上的那一棵高大的桑树也不知道哪一年被砍去,才突然意识到好像已有很久很久没见过这小玩意儿了,可是看着看着又觉得很熟悉,就像一个多年的老朋友,连它们身体里孕育的甜汁的味道都还是那样地记忆犹新。记不起来的只是,那些经常被桑果打得鼻青脸肿的孩子们到底是哪些孩子了。

我脑海里能看到的只是一群奔跑的孩子的背影,纯真无邪的孩子,欢声笑语的孩子,快乐追逐的孩子。

那些孩子们啊,如今安好?是否也记得曾经的桑葚往事?

古味
QINHUANGDAO

